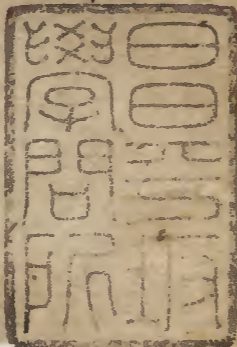


春秋錄疑

八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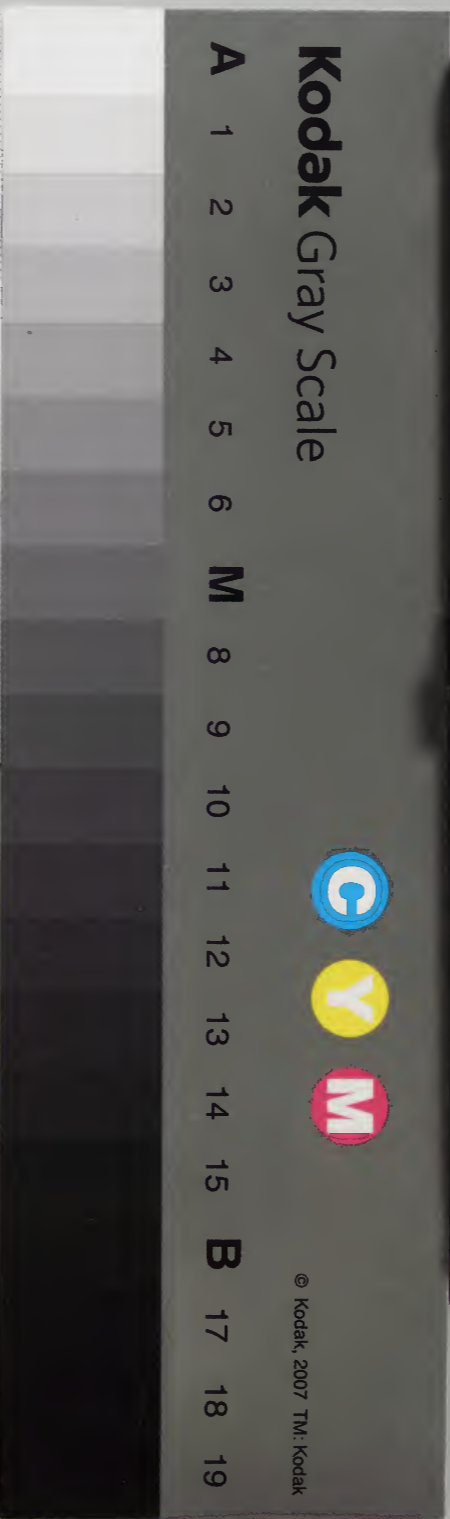
僖



漢書門			
三	三	四	八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五	四	書	
函	一		
七	三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13	
冊數	7 (4)		
函號	275	73	



句雖平言而以下句意屬尤重之時以並看恐非。

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

俟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觀此傳所論是不以服江黃

後傳所論亦只是以不救江黃為罪非相悖也須知此

桓公雖管仲不得與焉

伯主遠交以孤外勢春秋所以善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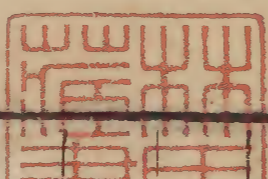
楚人侵鄭

冬十月不雨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不雨者勤雨也勤字對慢字自事上言每時而一書

乎民者也閔字對不憂字言就春秋所以推其心言



莫重乎志有其志方有其事也即詩稱僖公平日之
 有志乎民而春秋所書不雨之辭之為著其勤即春
 公平日之事以驗其無志乎民而春秋所書不雨之詞
 其慢非文公無以知僖公之詞之為勤非僖公無以見
 詞之為慢同一書不雨也故曰比事屬詞春秋教也○
 稱飾過求已脩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理寬獄四百餘人
 不足為據只據傳引詩所稱為是

下傳觀此義見春秋有懼天灾恤民隱之意此意要重
 與民同其憂是得於國君子民之道也得君國子民之道
 於春秋懼天灾恤民隱之意懼天灾恤民隱乃春秋紀灾
 觀春秋紀灾之詳見國君憂民意

三不雨 二不雨

春秋於國君遇灾有詳詞以著其勤者有畧詞以著其愠

徐人取舒

六月雨

雨云者言何以書雨也與上每時而一書同看喜雨也
 推僖公之意而見其有志乎民也與上閔雨句同看推
 務農重穀節用愛人故知其能以不雨為憂惟其以不
 故知其又能以雨為喜也惟文公書不雨既畧其詞而
 不書是以知春秋之於僖公為予之之意也喜雨慶六
 日事實入講而懼天灾恤民隱乃春秋紀灾異大義
 世處二題中皆不可遺

三不雨 六月雨

國君能以民事係憂樂春秋予其得君道焉

三不雨 六月雨 二不雨

憂樂在民者春秋書之詳憂樂不在民者春秋書之畧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今此方與江黃謀伐楚矣前此只是服他未

謀也謀伐楚也與善是謀也句相應謀是用兵之謀也

有不好戰之意在惟其謀之周悉所以卒能致屈完於

陵定盟不待一戰而勝也所以然者重在攘楚之義上

江黃為犄角不過敵國相傾之術耳故盟貫傳必曰其權

云之義著矣此傳雖無此句然却是此傳正意

謀伐楚也所謀主於江黃也故大 諸侯皆在而

觀傳首侵蔡次陞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也焉能

為謀伐楚乎將江黃事問起下雖以奇正並言皆是為

發故歸結之則知 侵蔡次陞 然則此傳所論奇

重矣

伯主講好而定攘外之謀春秋所以善之也

會陽穀 侵蔡遂伐楚次陞

伯好講而攘外之謀定伯兵舉而攘外之謀行

會陽穀 侵蔡 伐楚次 執濤塗 伐陳

破同前 盟貫 陽穀

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可見江楚人之奇兵也所以不可不服也既服他便可為齊所以與之謀此一江黃也在楚則楚重在齊則齊重當也已有他日謀之之心及其謀之也即亦前日服之之傳論武王牧野之師誓友邦以為犄角之勢後傳言江伐楚之役明其共為犄角之勢也此題揔叙二邊相縮也俱是末言江黃揔結大意以攘楚為重

伯信講而攘夷之慮周伯好講而攘夷之謀定

侵蔡 伐楚次 召陵 執伐陳

伯主用奇以取勝也既于制外而分其力繼於服內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

侯鄭伯許男

滑伐楚次陞

潛師掠境曰侵云次止也四段均為訓釋經文經文

事直書但於侵曰奇於伐曰正之意不重於遂事則有

於次止則有按兵備文意在楚貢包茅不入皆所以發明

之意當重○蔡自地杏之後未嘗與中國會盟蔡與楚

於楚侵蔡者奇也非奇於侵蔡也侵蔡而使楚不知所

於伐楚也蔡姬蕩公舟事左氏之誕也

按左傳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責包茅之不貢則云

之不服則云今傳只云楚貢包茅不入云而楚

蓋昭王不復之問楚人辭諸水濱是為問非所問而

不輸服矣所謂師則有名者此其伐楚之名也所謂者此其為善之志也蓋名曰尊周而不請王命實非志於尊周而按兵脩詞卒成尊周之績以義正名故譏志於善斯善之矣故序其績以名字對志字說以義字救邢傳言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與此傳苟志於序其績也意思畧同績字須說得有着落全在楚人服而所以能使楚人服罪者以其按兵于陘脩文告之辭也脩詞此攘楚之功所以成所以為可序不然則一戰勝也雖高而道不足尚矣况方城為城漢水為池屈完不云所用乎○師次于陘云序其績也書次于陘按告之辭書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舍召陵結會

皆桓公攘楚之績所由成也書之

者固所以尊周序其績亦所以尊周

春秋於伯主之舉兵既譏其專而又序其績也

侵蔡遂伐楚次于陘 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春秋紀伯主之兵好既譏其專而又序其績也

許男新臣卒

會伐秦曹伯廬卒于師故出會伐秦同圍齊負芻卒于

同圍齊盟臯鼫杞伯成卒于會故出盟臯鼫此本不具

之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傳云師進次于陘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

同好則

云

語以戰勝攻克則

云

屈完及諸侯盟

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二盟字只是一盟屈完來盟

師而桓公退召陵而盟之也次于陘是為師進次于召

退退舍之事緊要乃不暴不驕之實也傳首楚大夫未

進之也所謂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醒人之特筆一

貶也此書法重不稱使與高子同是時楚子實使視師

盟完之來盟為能權以服義故特稱屈完正所以嘉之也

使與來盟于師俱是事迹非以稱名氏為未足以嘉之

稱使與稱來盟也服義以其自知包茅不貢之罪

給言義字須有着落服字亦重見其

之問承同好之微難戰攻之對

序其攘楚之績也績字須有着落

公帥八國之師

論其績之所以可序者不在於師強敵服而以其能以

以禮下敵庶幾王者之事為績也惟其近乎王事是以

盟惟此為盛也若以師強敵服為績則城濮一戰勝楚

矣而何言明其道不計其功哉。桓文二公皆攘楚而伯

者也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攘楚之事乃二公

大一則曰書次于陘

云

一則曰非有城濮之敗

云

畧即其書詞之不同者比而論之此之為序則知彼之

之為畧則知此之為序然要之皆不在於伯功而皆律

道故於此則曰庶幾王者之事於彼則曰三王之罪

固為不予其予之者之中而貴王賤伯之意未嘗不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也。不然既序其績矣而又
不道哉。○來盟于師亦是序績但此句分在屈完一
二柱頭分做論屈完之膠桓公之績皆以春秋尊周五
春秋紀序外臣服內之善復序伯主帖外之績

楚屈完來盟于師

只有服義一意程文主三意非也

外臣奉使而服義春秋特筆以嘉之也

盟于召陵

春秋紀伯主服外之盟所以序其績也

侵蔡 遂伐楚 來盟 盟召陵

齊桓伐楚全題已出遂伐楚傳 傳故去次陞一

全題以為當師強敵盟之時有記

必去次陞以主傳况主傳而存次陞

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冬十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

傳於責人與自反上斷王伯器度之大小

貴王賤伯也引楊子法言云其數也一段猶言道

而已所以起下貴王賤伯意也非是以思數起桓公當

意以桓公識明而量淺云起之而以原其失云結

未怙與楚方受盟是兩箇提頭念深對志已驕溢禮讓

未怠也愛人不親云而天下歸之此正是王者之

湯之事是也得荊州取汴事與撫有萬方對看皆是

盟句相對照要之量淺器不宏不在於楚方受盟之
 念深禮謹之時蓋其念深禮謹只為楚人未怙故方
 驕溢也所以春秋雖或不得已而與之然仲尼之徒羞
 西不為之也觀仲尼之徒羞稱而魯西不為則并與所
 禮謹之事皆不以為美矣此題君臣兼說
 伯道雷小而自失反之道春秋深罪之也

楚伐 會程 陽穀 伐楚次 于師刀
 侵陳

摠以意思說起中間分二邊做以貴王賤伯
 傳

即伯國攘夷始終之迹見春秋貴王賤伯之

救鄭 陽穀 伐楚次 召陵 執申
 破同前

會程 陽穀 遂伐楚次陞 召陵
 春秋與伯國其制外也有謀其服外也有迪

召陵 執陳 伐陳 侵陳
 主合作各主驕暴上以禮下敵則不驕也

下楚方受盟志已驕溢是其驕也陳大夫一
 見侵怒猶未怠亦云暴矣

伯主得於服外春秋序其績失於雷內春秋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

王世子本無下會諸侯之禮而今下與諸侯會諸侯則抗君弱臣強衰世之事也春秋書會會也而此特書又於會謂特書是謂殊會也而抗也抑其強者所以扶其弱示不可得而也是謂撥世亂而反之正也後世論其班位秋尊君抑臣之旨然所指不同蓋上以世子對三公言上因衰世之事上為本題正音尊地卑云二句即上段正意二句不是平尊地卑是見成的道理至於叙典秩禮是聖地之定分也此題正是秩上下之分而禮春秋於王儲下會而必特詞以尊之焉

首止 于泚 葵丘

春秋屢紀伯信有殊詞以示尊君之義有同辭以示首止 葵丘

王儲下會春秋殊詞以尊之王官下會春秋常詞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若以經中常詞觀之則此無中事而會盟同地當會王世子秋八月盟于首止今所書則是首止多在下若有中事而會盟同地其書當為公及其其于首止云秋八月諸侯盟則諸侯為當再舉故葵中事復舉諸侯而會于宋再言于宋多在下也此時君臣之變以愛二字重使惠王成乎以愛易世子所謂

而子不子而桓公不有以正之則君不君而臣不臣
一盟王無易樹子之失桓公卒成正君之功故曰君
道皆得也君臣父子之道皆得此中國所以異於夷
以稱管仲一匡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也至
功之大也

伯主講信以定大倫春秋深著其美焉

會王世子首止 盟于首止

此題宜摠叙分作且再言首止多在也

春秋紀伯好有尊王朝之大分有美伯主之大功

鄭伯逃歸不盟

或曰首止之會以下正是論春秋所以予首止而逃鄭

於首止之會則曰非王志於鄭伯之逃則曰喜於王命

之作則又所以道名分而尊天王也自非以大義為

違王志為不忠鄭伯承王命為忠違王志者安得而

者安得而逃哉此意重此題正是著權制則盡乎

曰聖人盡其變

貳國狗王命而背伯春秋權以大義而貶之也

盟于首止 鄭伯逃歸不盟

此題宜以意摠起分三邊作然後以意摠束之

春秋以大國尊王室也有見於與伯國者有見於罪

會首止 鄭伯逃

破同上

會首止 盟首止 鄭伯逃

此題揔叙分三段作皆就聖人書法大義上說揔以美春秋尊王儲明義以定之者在所褒味義以背之者

首止 鄭逃 平丘 不與

重在逃不與上上二脚只作事實只出鄭逃不與同伯事善春秋貶二國之自外伯事惡春秋幸望國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經

言執○此傳自公羊子曰以下至驗其為匹夫之實

書法上說大意揔在傳末滅下陽云審矣

諸侯覆國由於利春秋所以深罪之也

滅下陽 執虞公

諸侯始舉兵春秋嚴貪利之誅繼失國春秋驗貪利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傳首齊自召陵之後云有遺力者矣解伐鄭圍新城

輕傳意在於楚人攻許云之義也得討罪恤患之義都

救許內見故書法亦結在凡書救者云善之尤者也

傳首之意不過欲見其力足以取新城以起下即解圍以救

所以為兩得也使盡其力以取新城則為兩失矣又得云云

內又字輕看若拘又字而以傳分二截看則圍以討貳亦未

好事縱有不取之事僅可免於取之罪耳夫何善之有哉圍經

傳亦只言其何以不為貶乎以與圍緡對善之之意說得亦極也則何以致承善之尤而言謂其以去國踰時之久而致也為善之尤句而發只序事迹及結書法處帶一句便了去公脚同書法只是遂字

春秋紀伯事而深與其得討罪恤患之義也

楚人圍許 遂救許

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於鄭則不迫其從於許

一舉而兩善并者也書法只是遂字

外夷霄小而伯主移兵以救之春秋深與之也

召陵 伐鄭 新城 圍許 遂救許

召陵對圍許講自新城處截

威振於外而伯主能節力以討罪患起於外而伯主能恤患

七年春齊人伐鄭

春秋予伯主討貳以其行師有節而討貳有名也

小邾子來朝 始得王命也

盟于審母

內有二意為謀鄭而使諸侯官受方物於周室為謀鄭而結華內臣之請上君臣之倫下父子之倫皆管仲之謀也結用良為政未可間也意

觀伯信講於謀貳知伯主能以德服貳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王臣下與諸侯盟會始以其序諸侯之上者以王命行故也王命行與私事私好私情相對以見春秋之義班列不以力為高下而以王命為高下所以為尊君也與後世重內輕外意異矣若論此盟自是不好的事所謂王臣將命必悖言

云解在鷄澤傳內此題亦不可不知

春秋紀信有因將大命而貴之者有因輕大節而

盟于洮

內臣奉王命而出盟春秋重王命而先之焉

祭伯來 祭叔聘 盟于洮

春秋抑私交者而不以其貴伸奉命者而不以其賤

首止 鄭逃 于洮 乞盟

信始講而貳國輕於背伯信繼講而貳國屈於從伯

秋七月禘于太廟致夫人

此特為用致成風而禘在禮夫人得與於祭君婦不獻君母既不獻成風雖不與可也而必用致之者成風在莊公時以妾不與今用致之使與於祭以成其為夫人也傳言去其姓氏所謂存則以氏係姓以姓係號也左氏以為致哀姜與傅異○吉禘莊公傳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云此之謂禘以禘之禮言此傳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云以鼓大夏以所用之樂言要皆以見非諸侯之所宜有也凡僭禮因事之變而書皆以僭

禮為重此用致妾母為夫人與以諸侯而僭天子二邊並重上云非所以祀其先下云輕宗廟也

魯禘不可勝書此因用致夫人之失而書則其不當禘而禘之失自見矣夫人存則以氏係姓以姓係號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則其不宜用致而用致之失自見矣

生而賜氏俾世其卿或搭敗酈題然氏在季氏卒上見敗酈傳但云賜汶陽田及費不云命之為世卿也

春秋紀望國行所不冝行之禮崇所不當崇之人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以冢宰兼三公則稱宰周公自是當時之制所謂王朝公卿書官書爵也傳前一段只是起下不殊會之意若以與殊會意分

對非也。○進退之節就人臣立身言出入之義就人君用人言有二項事

春秋於重臣出會而惟待以臣禮之常焉

伯姬卒

此葵丘中事故下法不係舉諸侯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再言葵丘多在後

此傳命字重看凡言命者皆天子之命也曰五服五章謂之天命曰召伯勦賜齊侯命曰榮叔耒錫命之命是也桓公諸侯耳得以諸侯命諸侯而聖人又從而與之以為備天子之明禁何哉蓋五命之禁皆周室盛時之禁周室既衰禁令不行於天下諸侯於是有不孝者矣有易樹子者矣云故桓公合諸侯而

會之也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志既喻於諸侯則禁令行乎諸侯矣禁令行則王室尊王室尊一匡之功成矣春秋之意主於尊周故以是盟為美之大也若諸侯之令不出於國中桓公以諸侯命諸侯不幾於改物乎要見得春秋之意重在尊王室以為美之大者以其功之大也傳後又即初命之詞以驗翼戴太子之事益見一匡天下之功此盟所以為美之大之意非另有別意也桓公之志志字重論其事是挾天子以令諸侯未是好然其志則在尊周也伐楚之志志於攘夷救邢之志志於安夏春秋所以美之者皆以其功也若以道義言皆其所不道者也故傳既以此盟為美之大而又云春秋於桓文之事有所貶而無過褒既云序其績而又云仲尼之徒無

道其事也

伯主講信而明大禁春秋特筆以美之也

會葵丘 盟葵丘

好講而王臣與春秋特謹夫臣分好講而王禁明春秋深美夫

伯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司寇蘇公之後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伐之王不救

晉里克殺其君卓

及其大夫荀息

荀息前日受獻公之命傅奚齊卓子而其與獻公言曰死者反

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其受命傳奚卓從君於昏不
 可謂忠又奚卓既死竟死於位不愧乎信以世衰道微云固
 其約為主故其不食言為可取也若律之以盛世之法則從君
 於昏必誅之臣也傳內有信字無忠字其云孰有可以托六尺
 之孤云亦是就不食其言上說故傳末只歸結在信上去至
 於孤之可托與否命之可寄與否則必有義裁之方可以言事
 君之忠使息知此必不受獻公之托而後人不以為從事於昏
 者矣

大夫臨難而不失其信春秋所以賢之也

盟蔑 盟宿 伐邾 伐宋 及荀息

結盟於人而失信者可譏受命於君而守信者可予

晉殺其大夫里克

冬大雨雪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謂之僖公賢君則非若會樂之醜可知但兩君相見而婦人與

焉豈有安中國攘夷狄之謀也責魯責齊俱是此意

春秋紀內外講好既見佐伯者不以禮尤見撫業者不以誠

會陽穀 伐黃

依後狄侵衛傳行荒業急意作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此傳重既與會盟上若不是與之會盟則彼不來告此亦不以

不救為罪所謂鄉鄰有鬪者雖閉戶可也故弦溫之滅君子不以咎齊而伐黃傳必曰罪桓公既與會盟云也

春秋紀外夷霍小之師而罪伯主失恤患之義焉

盟于貫 陽穀 伐黃 滅黃

此題主合只出盟貫伐黃同

伯主結遠國以謀外可予棄遠國而縱外可譏

伐黃 滅黃

上罪齊下予黃

外夷霍小春秋責伯主之怠義外夷覆小春秋予小國之守義

十有二年夏楚人滅黃

春秋時見滅之國有書以歸者有書奔者有不書以歸而又不

書奔者是死於其位也只有此三樣要之皆以於禮為合於時

為不幸二句律之許頓禮既不合而又有取滅之罪所謂或棄

賢保佞云故知無興復之志非不幸也譚溫雖失守國之禮

然已無取滅之罪其亦不幸焉耳則其義未絕也此傳意重予

黃上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云正是說黃人所遇之時之不

幸以見其賢而無罪之意故復結以公羊子云歸重予黃上

去

春秋紀強夷覆小之兵而深予小國之得正焉

滅弦 滅溫 滅黃 滅江 滅許 滅賴

春秋歷紀小國之虞患而褒貶有不同焉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此傳以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一句為大意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如伯益戒舜之事則其所道者也其義則云之表矣正是無道之也

春秋紀夷患之肆所以見伯德之衰也

會陽穀 伐黃 侵衛 會鹹 侵鄭

春秋始紀兵好以著伯主怠荒之實繼紀兵好以驗伯主怠荒之效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此傳通論齊桓城三亡國同一城也同一專也或再序三師或

凡舉諸侯或不書諸侯蓋邢自遷而諸侯城而救之救之者

以專而專也於救字上看淮夷病杞而諸侯城以遷之遷之者

不可專而專也於遷字上看衛為狄滅而諸侯城以封之封之

者尤不可專而專之者也於封字上看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

是緣陵無楚丘之功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美是緣陵無城邢之

義故以凡舉凡舉是貶之也

詳著城邢之師固為貴王賤伯深沒楚丘之迹亦為貴王賤伯

蓋若非貴王賤伯則城邢之功利不如楚丘何為詳之哉凡舉

緣陵亦有貴王賤伯意在或以城邢分貴王楚丘分賤伯非也

伯主恤小失於專春秋畧辭以譏之也

城邢 楚丘 緣陵

伯主恤患有得失之殊春秋予奪有詳畧之異

楚丘 緣陵

伯主專以封國春秋畧辭以譏之專以遷國春秋凡辭以譏之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內外脩好而紊男女之別春秋交譏以正男女之禮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十有五年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僖三年徐恃從齊而取舒舒楚之與國也故楚伐之徐遠楚而
近齊楚都于郢距徐亦遠云之罪著矣所當救徐抑楚之大

意盡在此段雖封境不迤越險艱難尚當速救况其不然而乃

故緩所以可罪也封境形勢二段起下當速故緩之尤為可罪

也此題依傳中三段作諸侯救患不協蓋楚人伐黃狄人侵鄭
而齊皆不救至是人心懈弛故為盟以要之亦是自伯主說凡

兵而書救云之義矣即中段書次于匡見伯主號令不嚴中
意但此乃經中救而書次之通例故再言之不可另作一樣三

書法俱是據事直書三段意不過當速故緩失用師之義而桓
公始勤終怠之實也中庸曰至誠無息云自召陵以後責齊

皆是此意

楚伐徐脚輕只序事及之不必重

伯主恤患而失用師之義春秋所以責之也

楚人伐鄭 會檉 陽穀 次陞 召陵 伐徐 牡丘

次匡 救徐

用執陳轅塗傳致勤於鄭云云之禮對此傳三段講外患始肆而伯主勤於安攘可與外患終肆而伯主怠於安攘可譏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只是天應之一意左氏以為有隱匿焉者也夷伯者魯大夫也以下傳與經意無干

楚人伐徐于婁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背施幸災貪愛怒隣重在背施二字韓簡所謂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故曰我怠秦憤以主客曲直有所分也下君師重輕一樣有祖述唐虞之意在

春秋於二國交兵既致曲直之辨復明輕重之法

戰韓 大棘敗獲

春秋有因事而明君重於師之義有因事而明臣等於師之義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云云而隕也星也六鷁退飛者飛云云而飛也風也周禮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辯其吉

凶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祥以詔救政訪序事非

所當告而告意輕歸重在何以不削上去所以明感應之理以

戒後世恐懼脩省也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言其遇

變而不知恐懼脩省故至於敗

春秋紀大國不當告之變者所以明感應之理也

隕石

鷓飛

孟執

泓敗

惟上天垂異於前而大國不知省故外夷肆患於後而大國不能免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氏族字三樣義則一也字者氏其所字也氏者以字為氏也族者氏之族也。經於其卒各以氏書不是聖人特地稱氏是原先已呼之為季氏仲氏矣

傳中舊有季歸春王正月 行父如 遂如

公即位歸父如題歸父一脚非稱仲氏書法未當

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

遇防 鄭朝 來媵

只用本題書法

賓禮始行春秋深著內女之失嘉禮繼行春秋特旌內女之賢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于淮兵車之會也謀鄭且東畧

春秋錄疑卷之九

十有七年夏滅項

滅則曰滅此外兵之例滅則曰取此內兵之例滅項當言取而言滅是書內兵之變例也所以然者以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一句為主蓋施之於君父則為尊君施之於權臣則為朋比矣故君滅而書取為尊君臣滅則書滅為抑臣尊君者固為尊君而抑臣者亦所以尊君也文當就春秋書法大意上說然則滅項者魯也云云無疑矣一段起下曷不諱乎之意不必重

大夫恃強以覆小春秋特書以著罪

滅項 取鄆 取邾 取郕

春秋紀望國併小在臣則直辭在君則婉辭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贏齊師敗績 狄救齊

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云責詳此一傳大意也書師救齊者云

云責齊臣也皆論責詳書法或曰以下論孝公所以不可立以

見宋襄所以不可奉之意大義與私愛相對看若非以大義裁

之則桓公嘗屬孝公於宋襄孝公何為不可立宋襄何為不可

奉哉故以大義明矣一句摠結

此題只是罪宋觀左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又曰宋敗齊師可

知書齊師敗績云亦歸在責宋上責其以直見敗則敗人者

之曲可知矣伐齊之喪句摠歸在奉少奪長句內不可分對

程文 責大國兵舉於不義善內救以著其罪 責大國兵成

於不義托外救以正其罪如此分對似欠渾然

大國昧義而致內外之師春秋必因人制法以顯其罪也

師救齊 狄救齊

救者善則伐者惡矣伐之者宋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諸夏亦

指宋也此題總叙事中分師狄二救講摠歸奉少奪長之昧義

上去 左傳宋公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師救齊不勝四公子

之徒與宋人戰宋敗齊師立孝公而還狄救齊若二救為救無

虧皆在被殺之後若為救四公子則未知四公子孰為可救也

大抵只說托救以甚宋罪為是不必計其孰救也

春秋兩托內外之救兵所以深惡大國之味義也

戰鬪敗績

師直為壯曲為老責齊臣之以直見敗亦以明宋之曲也不重責齊臣上

春秋紀兵交而見敗必深明曲直之有所歸焉

戰鬪敗 狄救齊

春秋深惡大國之味義既因敗兵而寓其責復因救兵而深其責

師救齊

善救內通是欲見伐者之惡之意不必分對狄救題意亦同春秋紀恤患者之善所以顯肆患者之惡也

狄救齊

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揔是罪諸夏意而再推一書法諸夏指宋公言故傳末總結以春秋深罪宋公春秋許遠國以伏羲而深責大國之不義焉

鄭逃 伐齊

狗王命以背義者固可譏狗伯命以背義者亦可譏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看傳中有所貶而無過褒句則知凡於褒之中即有貶之意褒之太過便非聖門不道桓文與不為晉仲之意

兩郵 兩絀 檉 貫 陽穀 首止 甯母 葵丘

伐齊 戰鬪

冬邢人狄人伐衛

來聘而進之者以義言伐衛而進之者以德言則進伐衛之意
又不止於篡義者矣聖人謹華夷之辨必無許夷狄以伐中國
之理而今進狄之伐衛者以其救齊也衛嘗亡滅之下論衛之
罪所以可伐以見伐衛之所以為救齊也功近意輕德遠意重
功以事功言功近若無足進者觀師于訾婁狄師還可見矣衛
侯以怨報德中國之人理亡矣狄以夷狄而有憂中國之心故
為德遠而可進也揔是深罪衛人之意與救在夷狄則罪諸夏
意同衛人報德以怨須是以義裁之蓋宋襄之納孝公實因齊
桓之屬但不知大義在無虧則桓公之命不可狗耳若徒說不
報齊安知衛人當時不自謂所以報齊也

春秋進外夷討罪之兵所以深著與國之罪也

狄救齊 邢狄伐

以狄對狄以諸侯對衛諸侯依上傳重宋說

春秋善遠人恤患而責有所歸進遠人討罪而意有所寓

城楚丘 于師盟召陵 伐齊 狄救齊 邢狄伐

李先生曰此題不搭于師召陵亦得蓋城楚丘內已有有功於
中華甚大之意

諸侯受伯德而背之深春秋迭托外兵以致意也

伐齊 戰鬪 狄救 狄伐衛

春秋於諸侯背伯德也許外救以罪中國進外討以罪與國

伐齊 師救 戰鬪 狄救 邢伐狄

自狄救截

春秋詳用兵者責大國之味義善用兵者責與國之志恩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責滕亦不是罪其不事齊宋蓋滕所以不與齊盟不事宋襄者
服屬於楚故也又要看滕介齊宋之間句言其密迹也與許距
河陽踐土近矣又沈在汝南平輿縣北句同

春秋紀討罪之事有罪事人之慢者有罪事人之專者

執滕子 執衛歸京師

春秋紀伯討有所以惡其專者有所以惡其濫者

執滕 執衛 執曹伯

春秋紀伯討有兩著其失正者有獨與其得正者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節子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節子用之

秋宋人圍曹

盟于曹南 云 討不服也此數句專解本題觀口血未乾今復

圍曹句則其操心之急可知矣愛人不親及其仁以下通論宋

襄畜伯之事雖不再舉圍曹而圍曹不足示威當與執嬰齊事

同看愛人不親及其仁治人不治及其智但看反字則是不急

近功不規小利氣象何寬緩也所以為王道也不內自省而急

於合諸侯觀急字可知其心之欲速也其心之見小也急於合

諸侯一語正是愛人不親 云 二句相對削七國疾橫義切於

除奸皆以操心之急言此傳意是以王道責宋襄愛人不親二

句即執鄭詹傳內以責人之心責已二句意伯者用心每如此不但宋襄也故於降障則曰以強凌弱急事功也而宋襄特以才識出齊桓之下故伯業不成卒於兵敗身傷不但以亡國之餘而已

伯國肆雪人之威春秋罪其操心之失焉

執滕子盟曹南

圍曹

泓敗

合作

伯主急功利而忘內修固可讒假仁義而致外侮亦可貶

執滕子 盟曹南

執滕子欲以示威盟曹南欲以示信二事俱是急於合諸侯而不自省其德之事皆其操心近小之失者如多圍曹事脚可分

三段作圍曹亦是

以示威之事只出執圍二脚亦可

春秋譏大國操心之失有因示威而見者有因示信而見者

盟圍南

圍曹

伯國兵信兩舉而不省其德春秋譏其操心之失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傳內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一句重蓋此乃楚入春

秋得盟中國之始故傳中則一曰不得與中國會盟一則曰其

後遂為此盟一則曰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云也楚

人伐鄭傳叙楚勢之強終乎春秋而所論不專於盟會故併朝

諸侯長齊晉言此傳只說到會于孟者以其所論止於盟會也

傳末一以外夷狄云三句是聖人所以諱是盟之大意三句

中都要有得與會盟自此始意自莊公十年至傷中國之衰莫

之能抗也。揔論楚人盟會始終之實有三段。三段各用書法以桓公既沒云深罪之也。一段為主末又揔結之以故深諱此盟以與傳前曷為內則沒公云諱是盟也。句相應雖有一以外夷狄云三意而傳中事實宜揔用不可分貼。楚事之見于經者次第有三始則不得與中國之會盟後因鄭伯首朝于楚而遂為此盟又其後則盟于鹿上云而楚於是乎大張也。春秋書楚之法有三始則舉號其後稱人今之盟齊猶稱人也後乃列位陳蔡之上而書子矣傳末聖人者峽云抗也。屬列位于陳蔡之上而書爵上不屬本題故下復結之云故深諱云上去。

春秋於夷夏講信之始而必深致其意焉。

荆敗 入蔡 伐鄭 楚人伐鄭 伐鄭 盟齊 鹿上

會孟執伐

外勢未盛春秋始黜之而功有所歸外勢遂盛春秋終傷之而罪有所重

于齊 鹿上 于孟執伐

外夷與盟春秋諱詞以謹其始外夷肆強春秋直詞以傷其終

梁亡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天子諸侯皆南面聽治門皆向南故皆曰南門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魯三門庫雉路故曰南非一門也然庫門僭臯門制雉門僭應門制其僭非一日矣春秋之意不是責公以單僭只是

責其不當勞民以改作故引閔子論長府仍舊貫云之事正是此意至於新作雉門兩觀則責其不能因災而革僭又一樣意也然僖公嘗修泮宮云同一用民同一復舊也而經不書者見其當為也則此新作而書之者非以其不當為而何文中以修泮宮復閔宮事照出不當為之意

望國勞民以新其僭春秋特書以譏其失

三十有一年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看此數題須見得各傳中大義字為緊要以勢力言之是時楚伏兵車橫甚莫制而春秋乃責諸侯不當拱手以聽而不敢違責魯不能拒其使聲其罪使宋見釋出自天王與方伯者夫

自宋方主會起至其事已值甚矣乃一串說下而摠結故書會

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云則上特書所為書法皆在其

中矣不言楚者諱其求楚子以釋之也言若釋之者公而無與於楚也故曰不與楚專釋也

望國界大權於外夷春秋所以貶之也

盟于鹿上 會盟執伐 獻捷 盟薄釋宋公

此題摠序事實一頭二脚作以宋諸侯與魯分作從傳非也

獻捷 盟薄釋宋公

以不能拒其使而不受與敵其罪以致討分二邊獻之楚而受之者魯也則不言宋求之者魯而釋之者楚也則不言楚皆所以為魯諱也

望國始受外脅既可譏繼畀外權尤可譏

會稷 盟薄 會澶淵

或只出會稷盟薄或只出盟薄澶淵用君臣夷夏分作書法只重特書其事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既取其國而又反其君者取其國為附庸而反其君以不絕皐濟之祀也不絕其祀而不得謂之禮者以其不請於王命故也取人國邑則書取復地而不請於王則書取其國而反其君而不請於王亦書取其一為取非其有其二比之於取非其有之罪也

須句後又為邾取須句七年公伐邾取須句遂縣之矣

望國擅兵以存小春秋特書以著罪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公卑邾不設備句為主輕用師徒以卑邾不設備言設備即疆場則有守禦之備乃軍陣素整善師不陣之道須知聖人亦不為是教魯以設備而後用師須知設備則不待用師也據左氏敗者固敗甚也據記勝者亦幾亡也故云害及兩國亦異於禁亂誅暴之兵言兵所以誅暴亂今害及兩國是為暴與亂也望國輕兵而貽害之大春秋諱詞以貶之也

取須句 戰于升陘

上非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下非誅暴禁亂之義

望國始興兵以存小春秋特詞以罪之繼輕兵以禦小春秋復

諱詞以貶之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此傳大意不是責其不能乘機勝楚亦非追論其平日不仁不義之惡而致貶之今日須知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王政之本此之謂至仁大義此之謂大德也而襄公計末遺本徒以飾小名耳是不但不足為仁義而反足以妨仁義者所以可惡也儻果以至仁大義取敗聖人亦當計其仁義而不當計其成敗矣。五伯之仁義莫非假之也而春秋獨深惡宋襄傳中至比諸盜跖之仁義與陳仲子之廉者以其飾小名而妨大德也則不但惡其假矣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則是惡其假耳。此傳物有本末云王政言王政在順事之理而推其心以行之所謂恕也王政之本言王政本之以心也本之以心則本末始終一以貫之矣今於彼則忍為於此則不忍為非不忍為也計末而飾小名也傳內不仁非義俱渾說難以各事實分貼辭繁不疑依公羊言日言朔大國飾小名以取辱春秋所以貶之也

伐齊戰鬪 執滕子 盟曹南 執鄆 圍曹 戰泓

伯國違大德而無以服人飾小名而徒以辱已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當時荆楚強盛諸侯衰弱無足與楚敵者齊為伯國餘業故又以尊中國攘夷狄之義責之使在他國則當止貶以不當乘約伐人矣作文於齊伯國餘業意要重

伯嗣乘約以霍大國春秋直書以著其罪

戰泓敗 伐宋圍緡 合

飾名以辱已者春秋深著其罪乘約以霍人者春秋特著其罪

伐鄭圍新城 伐宋圍緡

伯主討從乎夷者可與伯嗣霍因於夷者可說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滕子朝 杞子朝

以禮義分二邊俱是謹華夷之辨

春秋之夷諸侯也有以其黨夷者有以其變夷者

二十有四年夏狄伐鄭

天王出居于鄭

禍始於出狄師以伐鄭為用夷制夏唐資突厥云之辱正是

論此意其立狄女而絀之皆後來之失不重

上以京師為室非有能出之也乃自出耳有端本清源之意下

四海為家凡其所有者皆其所可居也有撥亂反正之意

春秋於王室寓外著自取之禍明無外之意

鄭入滑 狄伐鄭

違命而霍小者貳國之不臣用夷以討夏者王室之不君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諸侯滅同姓之國自晉滅虞虞公以貪自滅故罪有所分而晉

不得名故生名之例至是年衛滅邢發之滅同姓之法所以比

於失地之罪而最嚴者在絕先祖之裔一語然絕先祖之裔句

中又須原見滅者之情如何以定滅人者之罪所謂刑與狄伐
衛云異矣以生名之例所以又有其變晉不名而衛獨名蓋
輕重之權衡也楚滅夔曰荆楚僭號云不以中國之法治之
滅同姓止有滅虞滅邢滅夔其一名其一不名
與國覆同姓之邦春秋斥名以賤之也

邢狄伐衛 滅邢 合作

兵舉於異類見與國之背德禍肆乎同姓見與國之蔑親

執虞公 滅邢

春秋於諸侯之覆同姓有移其責於人者有深其責於己者

滅下陽 執虞公 邢狄伐衛 滅邢

同姓同利而覆之者春秋移其責同姓行義而覆之者春秋深

其責

滅譚 滅邢

滅異姓之邦者固可責滅同姓之邦者深可責

滅邢 滅夔

宋蕩伯姬來逞婦

春秋紀婚禮既著主者之失已復著逞者之非人

秋楚人圍陳納穎子于穎

傳意歸重責陳與諸侯上以大意揔起將陳與諸侯分疊講要

見正本自治之意不可作與楚說

外夷仗義以正中國春秋端本以罪中國

盟于泚

二十有六年

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鄒弗及

其侵也其用詐也其深入也其怯也揔之曰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夫抵譏齊私憤則重來侵上譏魯私憤則重來入上其為諛與有畏云只作事講書法宜揔結况師字又在至鄒之內

齊之私憤要看乞師傳

內外憤兵皆非其正春秋書法皆致其譏

公追齊師至鄒弗及 齊魯分二邊與上同

追戎 追齊

春秋譏望國之逐寇有譏其不預者有譏其深入者

齊人伐北西北鄙

左展喜受命於展禽以犒師曰恃先生之命言曰世相好無相害也此所謂善為國者不師行使則有文告之詞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望國資夷以殘夏春秋直書以彰其惡也

伐齊 滅邢 盟洮 盟向 侵西 伐北 如楚乞取穀

程四股俱重在義字

與國所為非義望國既不當結好以黨之大國所討非義望國亦不當資夷以報之

侵西 伐北 乞師

瀆兵於內以報怨者固非義資兵於外以報怨者亦非義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諸侯之祀無過其祖先王之制也祖者始封之祖也夔子無罪
都在此一句夔以熊摯為始祖則不得祀祝融與鬻熊故其義
直而其對楚之詞亦不服也所謂已無取滅之罪為橫逆所加
而於時為不幸也人而不名云正是前傳荆楚僭王云何
誅之意

春秋紀外事著覆親者之罪原喪國者之情

敗蔡 滅邶 滅夔

春秋紀用兵之與被兵者有所以必名者有所以不名者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自傳者至以者不以者也做一段所謂列國之兵統於天子云

云春秋書以通例也夫背華即夷至危之也做一段或著其侵
伐之危之通例也失正意背華即夷為重不然取人之邑為已
有者皆當書至以危之乎患之起必自此始說出可危之意自
失正說來不以邊只責魯與書至邊危魯意對

十有七年

杞子來朝

遂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

于宋

楚稱人貶也荆楚舉號未有稱人者故來聘稱人則為進之猾

夏未有稱人者故伐鄭稱人則為謹其浸強楚既書爵不當復稱人矣故稱人又為黜之也此以後楚稱人者皆當以貶詞看矣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以上解圍宋公與楚結好以下解盟宋而公之罪亦著矣應公與楚結好二句書法只在據事直書上見其地以宋者云無嫌於與盟言春秋之例其地以國者本國之君亦與焉盟鄧盟宿是也今宋方見圍諸侯就而會盟其地宋雖不與春秋亦書于宋不嫌於與盟之例也此書法輕固無罪宋之意亦無恕宋之意而或指作罪魯書法者尤非不知若不罪魯則當不書于宋乎

圍宋

春秋紀兵好而黜外夷也必兼責夫助以兵而結以盟者焉

春秋紀兵有罪夫憑夏者有罪夫附夷者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此傳只是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復怨為憤兵春秋之時云

之兵亡矣并貪兵而論或曰以下論晉侯之侵伐非為背華即

夷只為懷師報怨若以背華即夷則曹衛之罪輕於五國衛已

請盟又何拒絕之哉而斷以書曰必有怨云怨之一字即上

文不伐則能懲忿句中的道理也或把私與刻分對恐傳內無

刻字意樂與人改過所以甚諸侯之罪也賢者是以晉文對曹

衛言

伯主逞報怨之兵春秋致責備之意

晉侯伐衛

此題姑把私與刻分做報其不禮之怨是私拒其請盟之善是刻以題專出衛故也

春秋惡伯主之嘗與國以其私而刻也

侵曹 伐衛 救衛

書救不重善楚只是托其救以甚晉罪耳樂與人改過句不可分在救邊都在再稱晉侯句內看

春秋於伯主報怨之兵既詳詞以著其罪復托詞以深其罪

圍宋 盟宋 侵曹 伐衛 救衛

外夷肆暴而中國從之春秋均致其貶伯主報怨而外夷恤之春秋深致其說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此書刺之始內殺大夫云則一耳自刺字上論殺買之專經

中書刺之通例也以專言周官有三刺以下自不卒戍字上論殺買之濫公懼於晉殺買以說于晉是以戍衛歸罪買也不卒戍又是說楚之詞是又以不卒戍歸罪買也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古者覲文匿武云直至又分其田暴矣皆是屬暴內欲致楚

師云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下只是足上譎內之意此題以暴譎為主暴以其怨曹言譎以其致楚言無君臣之禮指為僖負羈執曹伯言

春秋於伯主治與國也惡其事之暴誅其心之譎

執曹昇宋人 城濮 踐土

惟伯主討內致外之事不可訓故伯主攘外安內之功不足多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稱人是貶子玉就傳內晉師避楚三舍而子玉使欒黶請戰

說非謂其憑陵諸夏而貶之于此也然以只畧點在事迹中重

稱及在晉一意說去春秋無義戰凡戰皆罪今稱及在晉則戰

之罪當在晉也以戰之罪歸晉人則其不以一勝為功可知所

以然者功雖高而道不足尚也傳中舉荆楚暴橫云以下論

晉一戰之功以申春秋所以無美詞之意似非有二樣也○春

秋序齊桓之績者與其不戰也畧晉文之功者惡其戰也然當

晉文時豈得不戰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無必

戰之意也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蓋之苟有管仲之臣執言

以問安知子玉之不為屈完哉顧乃陽為避楚之名許曹衛云

云其怒務以一戰為功其視仗義執言不待加兵而威行江漢

之上者何如也所以為三王罪人而晉文譎而不正也

觀春秋惡伯主之戰見春秋畧伯主之功

滅黃 婁林 孟執伐 伐齊取穀 圍宋 城濮

外夷橫而怯於攘之者可譏外夷橫而譎於劉之者亦可譏

城濮 踐土 合

伯主交兵春秋誅其譎伯主講信春秋罪其專

楚殺其大夫得臣

圍穀 圍宋 城濮

上知其不敵而又少與之師下又以一貶殺之此本不成題姑

鄭棄其師 城濮

城濮無棄將書法題非正當

衛侯出奔楚

論晉人之失都在初齊晉盟于欽孟云一段

春秋輕諸侯失國之罪所以責伯王也

伐衛奔楚

此題若加出衛侯歸咺奔執歸京師同下面書法亦結奔楚上

春秋於伯主始因復怨而特深其責終因貽禍而尤重其責

晉侯伐衛 救衛 衛奔

春秋責伯王之執怨既托恤患者以責之復怨被患者以見之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此傳以名實為主名實相因不可相離春秋時名天王者實不

又小國諸侯名侯伯者實行天子之事則名存而實亡名實離

矣然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此聖人所以欲因其所

存者而救其所亡者也如名實俱亡則聖人亦末如之何矣周

名為天子而下勞晉侯晉名為侯伯而召王于温此即所謂名

存而實亡者也春秋一去其實以全名以正其名以統實全其

名者所以全其實也正其名者亦所以正其實也名實正而天

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上段主天王故全名為全君父之名

故曰君道也父道也下段主晉文故正名為正臣子之名故曰

臣道也子道也或言書天王狩于河陽何以言正臣子之名曰

若書晉侯召王則以臣召君惡得謂之臣子故正王狩之名所以正臣子之名也要見得聖人欲因春秋之所存者救春秋之所亡者正名而實亦因以正故正名是以統實也。衛侯奔楚未絕其位也傳意只是提起說入立叔武事以見衛侯之位未絕而立叔武以代衛侯為非也不可以衛侯脚為廢叔武脚為置叔武書衛子當時衛侯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而晉人即立以為君故以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以盟聖人亦是因其實而書之耳罪晉就不臣說所謂專權自恣也

春秋紀伯信隱詞以正大倫顯詞以謹大權

踐土 河陽

天王下勞失在君父晉侯召君罪在臣子故上言君道父道下

言臣道子道

王室勞伯春秋去實以全名伯主致王春秋正名以統實

衛奔 踐土

春秋於去國者明其未絕乎位而於受盟者著其已成乎君春秋所以罪伯主廢置之專也

公朝于王所

公朝為所宜朝只是王所為非其所也故曰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貶在天王故曰正其本也所以然者天王之行果合虞周巡狩之典則亦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為禮哉惟其下勞而非五載十二年之時其受朝非方岳之地故言王所以見朝于外為非禮朝于廟然後為禮也此傳之意不

是說諸侯之朝亦非譏天王之受又非譏其以君勞臣之失所
 重在巡狩之典上說觀宮室道塗云不費及自秦而後云
 皆是此意而以君勞臣之失亦在其中矣不以諸侯就朝為非
 句輕只喚起下句之意
 王室受覲非其地春秋貶之以正本也

踐土 公朝于王所

春秋於王室下勞而受朝也有全名之意有正本之意

六月衛侯鄭伯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罪衛侯則於疑字上說其恩薄罪元咺則於訟字上說其不臣
 諸侯復國而戕其弟既可譏大夫去國而訟其君尤可譏

衛侯鄭復歸

此題只重稱名一意傳後以初歸之稱復發再歸何以不稱
 之問於不稱復之意為重於稱復之意却輕意其出於誤而能
 革意輕終以爭國為心則非出於誤而終不能革意重若此題
 以二意並對則恐衛侯以忌殺弟斥名以絕之是也而又意其
 出於誤而能革而旋怒之必待及公子瑕而後絕之深似太不
 近人情者也

春秋於諸侯復國因其數倫責之嚴焉

衛侯奔 鄭復歸 鄭歸

此題主三大傳作者似欠收拾或以名與不名做一邊稱復與
 不稱復做一邊似亦參差冗亂又一說只重名不名上說如此
 則只出奔楚初歸二脚亦足似多了下一脚矣愚意三段相承

俱主衛侯身說。○初歸一脚只重書名其稱復一意只作過文以起下不稱復之意未知是若否

春秋於國君之出入也而待之有不同焉

衛侯奔 鄭復歸

春秋於諸侯失國而責之怒於諸侯歸國而責之嚴

鄭復歸 鄭歸

諸侯始復國春秋罪其為惡而猶望之終復國春秋罪其為惡而遂絕之

冬公衛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子狩于河陽

以當時之事言之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舊史實錄之

文疑當如此仲尼曰以臣召君云河陽此春秋之特筆所謂

非聖人莫能修也為王諱所以尊周為晉解所以全晉摠只是

書天王狩于河陽啖助之言只就全晉一邊說以見春秋忠恕

也亦只是說全晉意此題為本忠恕則道乎樂之和

春秋假天王巡狩之名而寓尊王全伯之意

踐土 于温 河陽

禮行於上而事達春秋特去其實禮失於下而情順春秋兩全

其名

公朝于王所

狩河陽 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之衛

此傳只重執衛侯一脚雖有稱復書法在元咺邊然亦為上執而法也始之曰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結之曰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可見而其執之所以為不正所以不得為伯討者君臣無獄晉人為臣執君故也是以其執之也則稱人以執執而歸之也則言歸之于於其所執之人則不名以見其無罪於其所助之人則稱復以見其當絕也復歸與自晉二樣見晉人為臣之實乃事實書法不必重程文責其抑君而示以尊君之義罪其黨臣而示以抑臣之旨恐欠渾然○執之是非決於云而見執者則以云大夫不世其稱復者云此皆春秋之通例也後此執曹伯言歸于則此言歸之于為執不以正矣四書法宜重

春秋紀伯國為臣執君之事而深貶其非焉

諸侯遂圍許

天子再會諸侯再至而許獨不會諸侯無執報之難機會之失而王臣不行王師不出是未嘗請於天子而圍許也遂者繼事之辭齊桓伐楚而書遂為讒其專晉文圍許書遂不可謂予其專也明矣傳是以許國密迹河陽踐土而獨不朝其不臣之罪尤重故捨晉文之專而就諸侯圍許之名以斷許之罪而其所以不朝者則以其從楚也蓋朝王則從晉也翟泉之盟許不在會是諸侯之圍竟不能得許也許距河陽踐土近矣句重與群后四朝各朝方岳今法三百里內句相照今法是宋法春秋紀諸侯繼事之兵著小國不臣之罪

踐土 王所 于温 河陽 王所 遂園許

二邊姑主與晉說

伯主始率諸侯以盡尊王之禮為可予繼率諸侯以討慢王之罪為可嘉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園許

要於書名上說出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的意出諸侯以利而復國春秋所以貶之也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桓公之霸會不通山川盟不加王人此舉見齊桓晉文二伯之

優劣○天子巡狩有方岳之盟不巡狩有殷同之盟皆謂諸侯

既朝見受政事退而自相與盟王官之伯臨之而已非與諸侯

盟也王臣與盟以躡統言皆為下陵上替然前此洮之盟後此

雞澤平丘之盟皆不諱公與人列國而曰王臣將命云云不言

其有無君之心也此以所盟之地在王城之內故曰無君之心

著矣以其有無君之心故同一上替下凌而尤為惡之大所以

諱公人列卿而王子亦與者此也正本只帶王子亦與句說以

王臣表正天下之意也春秋未有人王子者

上下即王畿以講信春秋交譏之也

秋大雨雹

春秋紀陰脅陽之象示人以慎所感也

三十年

夏狄侵齊

傳意重攘夷狄上說或欲以救齊叠講然攘夷即所以救齊也春秋紀外患之肆所以見伯職之隳

狄侵齊 圍鄭

伯主始縱外患固可責繼脩小怨亦可責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及公子瑕

剽立乎其位則稱君佗為國人所惡故稱名皆未嘗以公子冠之也瑕只是以公子冠既異於剽又異于佗也稱及又另是一樣與上不與佗剽同者無干○專與濫二樣經中書殺之通例

衛侯於忌而殺之中兼乎專與濫之二罪也文中摠以忌而殺之也講歸結在專濫上

與國忌貴戚而肆其禍春秋賢貴戚以著其惡

衛侯鄭歸于鄭

此傳只說書名不解不書復者以既詳在前傳矣似宜兩用

諸侯復國而賊恩之甚春秋既斥其名而又深絕之也

奔楚 執衛 鄭歸

修怨以禍鄰春秋之責在伯主薄恩而復國春秋之責在諸侯

晉人秦人圍鄭

晉罪於私忿上看秦罪於貪利上看而二國結忿連兵云句只在秦人邊責晉邊自反之意輕其引孟子之言要見其尚未

嘗以橫遂加之而但以其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圖之也責秦人當時義舉當如何亦惟以此辭晉曰行有不得者云不亦難乎晉必悔而退師乃從燭之武之言以利為向背所以可責須知春秋之意亦不是欲秦助晉終始夾攻亡鄭以倍晉也春秋於諸侯之用兵有責其逞私以害人者有責其徇利以背人者

圍鄭 戰殽 彭衙 伐秦 伐晉

大國徇利於前以構禍於後春秋所以貶之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以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二意分做遂字只作事實看書法在不待貶絕而罪惡見上且遂之事實亦只見得以二事出之

祀云理之不可易者也理字重看理即義也知其理之不可

易則能安於分而為天下國家也不難矣故曰明乎郊社云

之義治國其如指掌乎此聖人悉書魯郊之意所謂因事而書

而義自見君子以為性命之文者此也作文以僭郊為重其不

時非禮意輕蓋雖得時與禮亦不能免於僭禮之罪矣。禮不

卜常祀卜其日之吉凶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

下辛又不吉則不郊

望國僭禮而兼有其失春秋特書以譏之也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或以時夏四月不時也或以卜四卜非禮也或以牲乃免牲也

或以望猶三望也 此題以僭郊做頭後每意各為一脚相對

望國僭祀而兼有其失春秋特書以譏之也

不從乃免牲

猶三望

有虞氏巡狩

云

可以已之詞此段先論猶者可已之詞其言

三望何也以下論三望之僭以見其可已之意望字與郊字同

天子有方望又諸侯非在封內者不祭止觀望字已非諸侯

所宜行之禮故泰山在魯封內不得云望河海不在其封故并

與泰山而言三望也書法只用猶字

望國紀事之僭春秋譏其可已而不已也

冬祀伯姬來求婦

春秋紀國母之求婚於內所以為亂正之戒也

蕩伯姬來 祀伯姬來

春秋紀婚禮有明降尊之失者有示亂政之戒者

秋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中國衰微夷狄強盛二句只作事實以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

晉文無却四夷安諸夏之功分做

春秋紀強夷之迫內也既見與國有以致之復責伯主無以之

狄入衛城楚丘 狄圍衛 衛遷

戎伐凡伯一脚不必出

與國始失職以被患春秋幸伯功之立繼失職以被患春秋傷

伯義之隳

三十有二年

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

書法大意都在衛及狄盟上其不地盟於狄也不用作書法講中以非人非地二意通做

與國加兵於外而要以盟春秋所以罪之也

盟箴 盟宿 及狄盟

盟屢結於夏已可惡盟特結於夷深可譏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

秦人入滑

出敗殺及秦人伐晉傳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二邊大意都重利字觀傳末意可見或將傳分二段以狄道也

以上為一截殊不知下段即上段之意。一日縱敵屢世之患

謀及子孫不為死君此先軫之謀主於利也晉人之意忘親為

重背惠只帶說鄭人使我掌北門之館潛師以來國可得也此

杞子之謀主於利也狄秦之意襲鄭為重背晉只帶說客人之

館云三句俱自襲鄭說越人之境云而棄其師數句自背

晉說

春秋紀狗利之兵既貶乎伯國尤狄乎強國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此題據傳首按左氏公伐邾云而罪自見矣一段意分忿慾

說然此師本為念母而舉故有或曰以下念母之論

望國違義而為魯小之兵春秋特書以貶之也

伐邾取須句 升陞 伐邾取訾

此題據後段只就報怨上說

春秋紀望國屢有霄小之兵譏望國屢有私親之失

禘太廟用致夫人 伐邾取 升陞 伐邾取 遂伐邾

望國既不當越禮以崇親之身尤不當違義以報親之怨

晉人敗狄于箕 出晉侯伐秦傳

公薨于小寢

不殺草李梅實

